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愚谷集卷八

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王瓚

謄錄監生_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愚谷集卷八

明 李舜臣 撰

墓志銘行狀

曹太安人墓志銘

太安人姓趙氏東昌莘人父諱旺母馬氏年原缺歸邑

前村先生曹公諱周而生一貫一貫舉嘉靖乙未進士授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前村公及太安人皆以子貴

封前村公承德郎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而太安人有命焉太安人生而靜默有貞淑之姿既適前村公勤于婦道自炊庖蠶績縫澣必躬其事以奉姑大母前村公同母弟六少皆取給于太安人太安人於六人者必親為之衣襦食飲而不令為姑大母累愛武選君至矣然而武選君自為兒時即不可兒嬉知接見人不可接見非人非就師儒不可他出以至於為邑庠生為鄉貢士登進士第領今官焉武選君官南都也其明年之丁酉

九廟成推恩人父母若妻於是太安人就養來南武選
君豫成珠冠銀帶俟太安人至率妻若女以獻太安人
太安人讓令持去曰大母在上吾可獨有此哉武選君
孝養備至必求珍羞以飯太安人太安人復讓不御曰
大母或未嘗哉則令寄上其姑大母南果江鮮非當寄
上姑大母者太安人必讓不御太安人貴矣享有年矣
猶日篤念姑大母不忘太安人少而多疾自來金陵舊
疾益作以嘉靖己亥春二月某日卒詎生成化庚子享

年六十生子男一即武選君為娶邑王福女贈安人繼
娶陽谷王琳女封安人女三長適王賜恩次適鄒乾次
適劉棟孫女二武選君宏偉甚飭以公廉舉于部為大
司馬以下所推重諸司少長咸願得交武選君者太安
人之卒也惟以不復事姑大母而面訣別前村公為泣
武選君將奉太安人柩歸葬莘原缺里大理寺正壽張
趙君以狀來請余銘余幸得交武選君宜為其母太安
人銘銘曰維莘大姓今有曹氏迨前村公選部為子子

賢有立咸太安人亦新被命皇寵厥身豈不服美心獨
念姑讓令持去此道今無所不及享將後人詒選部宏
偉畧試于茲有肅斯阡載樹之栢維曹萬年太安人宅

封太淑人毛氏墓志銘

太淑人姓毛氏故四川右參政郭公諱某之配也父諱
某萊掖縣人以子文簡公貴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母劉氏一品夫人太淑人于文簡
公女弟也為擇良士以歸郭公姑侯孺人太淑人之歸

也逮事姑侯孺人無弗至也郭公登弘治丙辰進士除授山陰知縣奉侯孺人俱如山陰侍侯孺人疾湯藥非其手出不以進也侯孺人卒郭公奉侯孺人喪還葬于掖服除復知濬縣而太淑人被服還視偕郭公諸生之日不異也郭公則以公廉著稱徵為陝西道監察御史太淑人封孺人郭公之按宣大也忌于逆瑾見逮下錦衣獄時太淑人留掖聞變號泣為不食者累日夜惟切地而寢曰吾夫以忠直為咎吾宜無憂吾所憂者天乎

今庶夫生還爾然後郭公罷監察御史歸自京師家復
貧約或曰裁能一食而太淑人與郭公相視宴如也瑾
誅起諸廢官郭公得四川按察司僉事分巡川北道討
平鵠寇晉本司副使撫治東達定葛魁等寨以功晉四
川布政司右參政有歸志焉以告太淑人太淑人曰承
公及此吾敢言矣何也吾不敢知其他往年用兵公督
戰大小五六十合矣且卒有行非極其高則極其深公
百險中得有今日因泣下不禁郭公遂決意引還屬奉

表入賀中道疾作上疏乞罷以四川布政司右參政致仕歸遣子從朴從楷為府學生從朴治尚書從楷治易皆郭公親授之以其旨而太淑人日勸之讀從朴登嘉靖己丑進士任為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鞏昌知府太淑人者從朴戶部時所加封也太淑人淵齊和理自歸郭公閫以內事郭公于是不復問矣適楊氏姊嫠而無子歸養于室居三十年其于姊者與于其身無以異也郭公好客客至喜為治具自飯則蔬茹何也以不卒養

侯孺人多蔬食矣葬郭公極情備禮郭公卒且廿年矣
持其家至今卒于嘉靖戊申五月廿有三日距生成化
丁亥享年八十有二子男從朴從楷從朴嘗司大同儲
矣杖一卒不受必杖之至十復不受復杖之五十卒乞
命軍中惴然先太淑人卒惜哉為郡太守而已從楷將
以是年某月日奉太淑人之柩合葬公墓持吾同年友
尹賓卿所謂狀來言余銘不能辭也銘曰我東哲人掖
有毛公夔契雖往勲德俱豐而太淑人與同考出如璧

視圭為玉則一煌煌藩參竒蹟在蜀伊始臺中端笏有
肅詩不云乎民之攸陞而太淑人榮階以賜度支復賢
歸端于親積厥寵命曰太淑人永惟儷德載啓先域孰
勒斯文季子之棘

李教諭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克恭字敬之益都人也曾大父諱某大父
諱某父諱某肥鄉學訓導配曹氏生君補郡學生以事
大母孝行為督學上元陳公所勸應正德丙子歲貢戊

寅授晉州學訓導君廉有素無所受于諸生而某某顧
時時荷君賜諸有喪親躬弔之視其所為其親治具察
其色若戚乎為之興咨移時留未能輒來今師儒入薄
可知也必有所出以貸于棘不能為其親喪者曰吾何
安于乃心獨廢勿乎酬答疑義俄數百言存辭旨暢達
儼然一時從侍諸生雖盛寒暑不敢見微倚容於童孺
尤嚴一一手介之編旦日必誦言往為勤里童子師弗
逾矣而嘗以晴日合羣童孺令肄昏若冠儀不中者撻

夜二鼓猶左塾坐未入內也忽起行舍若夜二鼓舍有
燃燭書聲聞令啟門道李師來出其人誰勞苦之遇有
可語止與語隨所披卷為之剖釋禮仲春秋上丁祭報
先師孔子籩豆獨詳何也君罷昏鐘已攝衣冠危坐當
是時諸生無敢不衣巾即所供次凝立俟君過閱所饌
視不中儀手為易置曰生知高乎訖也獻也通也不如
是吾一二小子冒道微衷于明神哉嘗著州務獄有承
死鞠者非其罪也君上其情郡太守得免死出于是其

人謁君出百金狀欲為君報君諭令去弗受矣嘉靖丙戌遷新樂學教諭以是年致仕歸始太夫人之卒也君弟寬信敏惠隆弱俱未立太夫人以屬君撫視至于有室費莫不出自君必招諸弟晉若新樂往曰吾雖薄祿然非汝輩無與共矣讀書至卒嘉靖癸卯十有一月六日也距生成化戊子享年七十有六配董氏先君卒子燦輝煌俱生員君葬鳳山之北銘曰君才蓋備而官止儒然晉新樂雖往昌逾所造諸生前後非一亦徵攝州

冤獄能出百金良難今畢是述往獨門庭師嚴之日惟
人賢者所至有立君始孝友舉于鄉邑山有名鳳降李
世家其北鬱鬱瓏樹非耶

董恭人行狀

董恭人者故中憲大夫漢陽知府壽光劉公之配也大
夫先娶王宜人早卒繼娶恭人恭人之先亦壽光人自
其祖諳始授內黃教諭歷陞代王府長史既老居內黃
其後遂為內黃縣人諳生隰州知州瑜瑜娶某氏生恭

人大夫之父實文和相公知州君夙負奇氣與文和公
為布衣交文和公故重知州君為人王宜人之卒也適
恭人隨知州君在邸文和公遂為大夫繼娶恭人恭人
兼才備懿馬太夫人甚嘉愛之太夫人于大夫為繼母
恭人已得其心王宜人遺一女甫五歲文和公及太夫
人莫不疚于心也見恭人篤愛若已出者則又甚慰及
長適青州衛指揮使高昇恭人少涉書史暇日圖史自
娛而女紅亦不廢也至躬操刀匕太夫人食飲非自為

之不以進也文和公被讒歸青州也乃就洋河舊廬洋河去府第五十里恭人必自為餅餌膾炙遣騎饋獻日常不乏吾嘗過洋河洋河一老父為吾談是是足為孝矣大夫弟鎡者及配許氏皆早卒遺一女六歲一男甫三月耳皆屬恭人親撫養之大夫宦京師十五六年往來數千里而二孤者未嘗不在側也女長嫁濟寧陳策策後知彰德府以是封安人男長名凍甫為娶知縣申宜女凍甫又短命死恭人哭曰天乎是何不幸爾父母

皆蚤死吾盡吾心庶幾爾父嗣續不至之絕乃今爾亦死耶于是益親申氏申氏無子女寡居今三十年矣嗟乎孤寡者生人之至戚也恭人惻然不忍于二孤也又成申氏之志使聞于邦族而可垂之簡冊即凍甫親大夫子即恭人所自出所以厚申氏者不逾此矣吾是以嘆恭人之賢嘗聞先王之世教化人者非必盡在君師蓋君以令乎其臣而臣自以儀于其家也是故有以漸之易入也有以造之易及也故大小相孚所以為仁遠

近相聞所以為風若申氏豈非恭人卒成之乎大夫都
察院時弟銳者即今太常少卿西橋先生亦以文和公
蔭及某某俱為中書舍人是時兄弟四人同舍共黻恭
人以長獨當內務而能經紀其間大夫性友愛恭人輒
當其心大夫素嚴毅恭人濟以寬僮僕且人人遂矣恭
人篤厚夫族見族眷尊屬者下之尤好恩施常恤其嫠
老而瞻其所不足者其視解簪珥若捐芥也視富貴未
嘗有也卒之日劉氏無男女莫不攀號若親妣者足為

賢矣大夫諱鈞字南金以蔭補太學生授禮部司務歷
知漢陽府其可傳者具載濮陽李蒲汀公高陵呂涇野
公志若碑辭大夫之卒也恭人年已六旬矣猶蔬食三
年竟以毀瘁致疾乃嘉靖壬辰五月五日終于正寢距
生天順壬午享年七十有一生男二長澄甫正德戊辰
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山西參議次淵甫庚午舉人始恭
人以大夫郎中時封宜人繼以澄甫為御史加封恭人
茲澄甫將舉恭人之柩啓大夫壙而合葬焉吾恐恭人

之德不傳于人輒次所聞以俟采擇夫青州古文教之邦晉以來多值西北之亂所謂文教者漸湮沒不可復有至于近日稱名族世家者始見劉氏劉氏承文和公愈益昌大然其人往往有可觀矣或曰大夫實宗子也大夫能收其族斯恭人之相于夫子而宜其家者不亦可見哉

愚谷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愚谷集卷九

明 李舜臣 撰

碑表祭文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東溟程公墓表碑

程公既卒于易迺郎舉人鳴伊吾壻也奔赴于易奉迎其喪以歸遂乞銘于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安德盧君將葬也乃復伐石而礮之將刻其大事以示罔極舉

人以謂余曰茲事也翁其圖之何則知吾父者莫如翁也按志東溟諱紳字伯書東溟其別號也世為青州樂安人生居南坊一世曰勝二世曰恕三世曰琮俱隱操不仕四世曰玉仕為真定縣丞配祝氏以弘治甲子九月十六日生東溟東溟生有異質未毀齒已孝敬如成人長而懋學能文嘉靖丁酉領山東鄉薦明年戊戌舉進士迎母京邸以父不逮養為恨己亥除知山西長治縣事會長治旱甚東溟行禱雨城南歸未及城雨大作

百姓歡呼歲則大熟壬寅擢為刑部陝西司主事斷獄必以情罪疑者雖詔獄亦與平反大司寇聞公深器之三年奏最得贈父如其官母封安人適陝西榆林兵備缺銓司以東溟名上詔以陝西按察司僉事往蒞之懲債帥剔宿蠹軍餉用饒所有羨餘二千餘金盡令貯庫以資犒賞無何丁祝安人憂歸督撫楊公薦有真誠為國恐難其繼之語居喪哀毀欲絕勉廬墓側理封樹為其父建贈君坊至傾囊不吝起復補河南僉事首令有

司立社倉練鄉兵一一自校閱大盜李邦珍亂中州河
洛洶洶獨所屬二十餘處賴以無事壬子大饑出社倉
粟奚啻數萬計又因汝水開惠民渠利被數縣靈寶有
巨獄久不決東溟一訊而釋者千人于是撫按交薦為
異等癸丑遷山西布政司參議守河東道蒲州城西逼
黃河河侵勢甚危東溟亟築之數月告成事蒲人誦其
德以為萬世永賴者焉蒲俗競侈靡婚葬非大備不舉
往往暴露廢室家申嚴禁約月餘襄葬合子女者數千

家舊藩參不與戎務巡撫王公謂閑戎務孰如東溟因檄守要害賊畏威不敢犯守城堡二十餘處悉為保全伏兵芟首級一十九顆邊將戍卒咸以韓范稱之人為之立生祠歲時奉祀廷議嘉其功于是東溟晉山西按察司副使奉勅總理紫荆等關保定等處地方兵備蓋將大用之也先是東溟防秋山西勞極病矣茲復念紫荆畿輔重鎮日夜營戰守具務在萬全廢寢食者久之忽痰作不救嗚呼若東溟謂鞠躬盡瘁斃而後已非耶

東溟生于弘治甲子九月十六日卒于嘉靖乙卯七月十九日配蔣氏處士蔣淵女在室以靜惠聞年二十適東溟姑老而孀謹事如嚴父服食必致精潔非其手出不敢進朝夕慰藉未嘗頃刻去左右處姊姒和而有禮東溟早登第為名大夫相力居多生弘治乙丑九月九日卒嘉靖癸巳正月十八日得春秋二十九贈安人繼配崔氏封安人子四長鳴洛先東溟卒娶庠生韓卿女次鳴伊鳴南鳴高鳴伊山東壬子舉人娶吾女鳴洛鳴

伊俱蔣出鳴南鳴高俱崔出女二俱幼未聘孫女二長
聘鄒平省元陳其蘊子更次許胄元蔣永築子奇鉉鳴
伊女也茲以嘉靖丙辰三月十三日合蔣安人葬于城
西祖塋之次謹撰其大者刻在墓道以告勿毀

新建丁君配熊氏墓表碑

夫人姓熊氏故新建丁君諱某之配也丁君始習舉子
業已反田中力農積穀成乎富家常以荒年施粟夫人
則督為糜食行餓者列釜十餘而辨挹取嘗其剛柔有

不至即數之曰彼非人乎敢以是相食能任爾後不為彼耶姑程太夫人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士君子之行不過也為子納程氏女嚴而有恩自飯多蔬足為金綺非其好也丁君先夫人卒數年卒持其家以畀子某至某次子以忠登嘉靖戊戌進士仕為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知河間府晉官山東按察司副使建牙臨清以狀言余追表其大母墓者按狀夫人卒于正德丁丑距生正統丁丑享年六十有一合葬丁君墓隆安山矣子男

一即某贈承德郎刑部廣東司主事孫男二某某余惟
往者警備環城臨清今為重鎮內拱京師若是監兵憲
臣當求其才不耶而去年冬得請于上以命以忠良以
嘗歷刑曹稱為清嚴載典名郡通乎威慈辟之利刃無
弗入也將陟崇階受顯命贈其先大父母父母于夫人
之德豈不盛哉

同年鄭師周尊翁祭文

公始知名宰府所器公志豈然遭時乃忌惟公有才如

劍既脫當其吐精人目為奪如是則賢適為公咎讒說
苟行忘彼為醜公用奮衣渡江而南蓬門隱約鼎食匪
甘維天垂象雖往多志蓋數千年言人人異卜筮吉凶
匪探孰知醫苟活人尤公有意備美公身發于令嗣令
嗣忠賢今皇入侍公親視成歡然始遂豕服從容鹿車
所至列館名山晚多樂事某等皆癸未歲令嗣同入自
來金陵年家有集世務俗情公談不及方共歎慕威儀
遽戢嗚呼哀哉憲伯徒跣武昌來奔冬十一月卜公南

原相與送公薦此芳尊

同年王誠甫尊翁祭文

惟公世家令子誠甫自歲癸未都門為伍時公在嚴禁
名共羨公後澤州倉卒事變寇難既平誰功足紀衆多
公歸摧折伊始公後懷慶誠甫同時俱從宰府來參度
支度支匪薄誠甫則怡余亦年餘叨承在茲誠甫純孝
思公有詩每讀是詩歎公父子前輝後承在潼關趾公
後召入黃岡王君字稚和者徵余為文余不能文無用

贈公祇言不辱昔在賊中公後金陵余從賓末上堂見
公公才宏達凜色雄姿宜往莫奪復用廉平往僉憲晉
道出鄴中誠甫在覲事誠何常公履則順一疾郡齊清
漳反櫬嗚呼哀哉誠甫為子固多大節義闕友朋每獨
所切世人趨時苟可為悅不惜傾賢言子薄劣誠甫時
相傷此道闕朝為良朋夕交則絕誠甫憐余曷其有極
無所報公幸見顏色香帛遙將西向為惻

同年李元夫尊堂祭文

有婉孀人自公既卒竟成令子官為補闕懿茲補闕昔
在立朝忠誠見錄賢母曩操孺人等封令子在顯瑣闥
輝映禁庭游衍遭時聖明言者多遂歸奉母歡入參廷
議歲時珍羞上方有賜南果雜陳吳杭為食令子偉然
固人所忌用出澶淵漢陽有至皆奉孺人忍須臾離今
歲戊戌漸還逐士肅肅賜舍煌煌京里孺人壽康令子
益美一夕攀號詎擬如是嗚呼哀哉人孰無母祿養或
難鼎食共具有不視棺斂形手足躬親則安母德令終

閻儀既飭八袞享齡福今為極獨憐令子毀瘁顏色扶
柩歸葬南和公域某等年家一時金陵偶值蓋六七人
令子又北令子名流益光母則嘉蔬清尊來上朝食

同年馬光溥尊堂祭文

昔歲己卯武皇之季同舉吾鄉得如今嗣蓋人皆賢七
十有五令嗣儼然衆尤所主維時秋杪嘉燕既敦相與
再拜約為弟昆論年少長令嗣廿二人父若母推德所
自司徒我公安人是宜後皆數年拜于京師婉婉安人

家用有儀煌煌令嗣才名四馳無何以薦公守居鄴令
嗣涉漳亦往卒業伊初同升比若鱗次逢遇何常後頗
難易人亦有言本同末異有總大藩有命未寄今年外
內裁六七人齒髮多變懷各歡辛令嗣獨美高堂有親
俱及仕宦清華之辰何遽攀號訃聞而哭令嗣喪母呼
天余毒噉噉奔還赫赫南陸人并為公惜此肅穆嗚呼
哀哉安人世族令父憲伯公歸以來佐官所宅操履一
時并褒在昔是為安人命服有翟光溥為子不必已益

任今已榮終當偉奕不可少留忽往安適令嗣終朝拊
心向客且父山中誰齒俱百孰非孝思念獨此迫嗚呼
哀哉

祭故戶部尚書九峯孫公文

代作

嗚呼孫公夷夏之望一夕星隕忽報公亡公雖在野如
川無梁明明日月為慘精光公始遭遇昔舉銓司知人
則哲惟公在茲孝皇之世賢才一時實惟公等平衡是
持文章至是其變漸衰儲喬始奮何李追隨公實雅量

崇而進之有位感勵或者能為已復引拔常若後期郁
郁乎文既興若斯至今作者猶公是資雖公是資退若
弗足巖巖宰府後公為副值時艱危人如在木燹彼殘
夫肆其荼毒嗟此縉紳逢其窘束或不自持望塵俯伏
公本名流肯同薄俗志不少辱官竟南遷如彼鶴鳴聲
聞于天一朝雄斷取其凶愆方以司徒召公南還雖則
召還時事猶未未及用公公竟辭貴國則無人典刑殆
既武皇之末言之可畏黃河載清聖人既生自在藩邸

已薦休聲復以廷議徵公地卿時方民力困極靡羸實
賴休息連年勿征公本舊德樹立益宏既瞻百家亦慰
羣情忽然引去十年在荆海內庶幾猶為蒼生如何昊
天既喪老成嗚呼哀哉江漢滔滔流而不息矧彼衡山
雄于南域鍾為哲人實民之則公外閑閑而中抑抑無
義不精無施不克迨事四朝榮寵亦極宜稱耆儒為世
名德太上有德其次有言言則可遠而德則尊惟忠惟
敬惟志之敦食無重味郭無名園古稱大臣徵乎進退

進則康時退無患悔惟公裁之咸義所在遺範斯存永
世不廢訃聞在僚能無感慨薄奠遠將如公在對嗚呼
哀哉

戶部員外郎王志達母祭文

有淑其儀是為匹美既賢足聞有子復爾婉婉宜人忽
疾忘起泉之王氏蓋稱世家迨于封君其聲彌嘉繼以
憲伯度支並作如彼瓊枝分階而萼忽如兩龍乘雲杳
漠婉婉宜人云何弗樂其樂何以亦有諸孫歲時明綵

羅拜如雲憲伯蒙恩自為廷尉象服是宜鸞章始貴國
有封褒以勸為吏度支適來華階再賜玉佩丹裳萬里
且至婉婉宜人謂將得意已厭人寰韜恭斂懿惟是永
思攀號為痒婉婉宜人度支竟棄哀不忍聞為之永喟

麻灣劉翁祭文

麻灣在蒲臺縣東

君生麻灣之鄉是古博昌之域博昌舊言多豪與力獨
以恂恂人稱有德君始讀書能通大旨已復力田遂雄
于委鬱鬱遠村亭亭雙梧雖等為農心匪區區貪夫徇

利較于錙銖薄施厚責惶恤其餘且孰無兄君以父遇
孰無宗人或若行路睦姓敦親君實有素貧不能喪婚
者願取輒見哀憐是資是賻君當有意解囊匪顧客至
如歸人聞知慕或豐于財招尤斂怨言君是為咸欽罔
妬往高令者風行電倏無豪不摧無微不燭見于邑中
如君可錄從此逢迎忘其為屬或庶肯來或造及屋鄉
飲酒禮其容有肅再拜乞言如獲所欲吾歲壬辰曾上
君堂是時秋杪君壽且康嘉賓四集羅饌芬芳時勸吾

飲手自持觴華燈綺席玄冠縞裳別來幾何謂君已亡
玄冬蓬首令子奔喪逝者何速吾感為傷

林都御史奠文

名琦代作

吏急以奔市罷而哭惟公永還儀刑不復有木孔堅既
購而得予以斲之為公之域錦茵既重繡裳咸式令子
服成朝猶上食慘慘丹旌蕭蕭素幔夜如何其公寐無

旦

林都御史祭文

名琦

惟公先朝武皇之季持憲山東實主試事時舉于鄉則
若一二余忝何知公嘗所器後登進士亦官在朝適公
被讒家食逍遙時從門下或曛自朝崇論河懸危襟嶽
出心極是傾日公為律約已服官以有今秩至江以西
余忝載筆先是楚分星暉有溢史或占之曰方其吉未
幾明時采公名實信十三州匪公孰率竟用重臣揚旌
懸斧赫赫洪都公來開府自歲既殘迨冰甫泮倉卒訃
聞人急為難嗚呼哀哉公今是來承敝既積有偉其施

規模始畫嗟方之人雖未及藉解綬或奔豪猾斂跡余
從末僚私嘗用懌謂當有行憂勞已迫事亦何常晦朔
僅歷慘慘蒼穹奪公是易憶往候公從容是夕曰吾必
還惟子吾客惟公憐才舊延羣鳥幾載凋零多從譴謫
晚乃江干聊吾視厄酌酒茲晨悲今悼昔海內適聞公
遙是役孰知素舟已指窳窳道足輔相而位不赫夷落
知名十年在僻偶出而亡能無痛惜

林都御史祭文

代作

惟公令德名于寰中孝皇之季聲稱已雄正德改元官
為御史時適凶閹盜我綱紀事多賄成人威是靡公獨
卓然皎皎益美用出炎荒去國萬里時事後明公還召
入復佐雄邊軍儲是給既陝以西甘棠有詩鄒魯文物
公累是持今皇神武欲威四夷乃擢如公四出視師公
當寧夏桓桓于時既飭營壘亦揚旌麾虜衆氣奪望而
畏之功乃不賞讒人有辭公既被讒十年于茲臺諫累
表公年不衰用是復起又南其轅官仍總憲地則名藩

羣公亟勸璽書在門往歲亢旱人警是奔忍獨匿蔽不
與上言嗷嗷列郡征稅獨存公至有聞感慨方切日及
諸司議春所設無細不營無敵不決無乃既勞毀瘁迨
絕嗚呼哀哉公昨始來人望咸悅有德有言儀刑罔缺
况乃某等日從藩臬益習見公多所歷閱宏達為人務
崇峻節胡為昊天既喪人傑後且何師疑莫我折有豆
有觴有牲有血如公在筵精爽未滅嗚呼哀哉

江西僉事王元玉母祭文

元玉名琇

去歲首夏吾在洪州猶及令子旦夕追遊繼聞促裝將
覲于闕家本夷門有母白髮三年為別去從此出悠悠
旆旌驅車已發孰無母思念此歸哉南中十月鴻鴈始
來嶺雲晝靄江風暮哀猶遲來儀慘焉已練煌煌令子
昔名在臺壘書獎擢恩用是推奚用母儀丹輝玉錯有
象其服既愉在閣令子領憲且名匪薄歸榮自南寧親
為樂詎擬孺人茲還冥漠謂宜壽康衆咸是愕令子能
文碩大日博一時聲稱咸謝弗若吾忝賓僚雖僅在昨

十載交遊微名已托世人徇物不肖為賢匪情若是逐
勢則遷彼佞邪子傾巧復然無細若大惟適目前當其
得意獨喜自妍至禍人身成其毫杪古人憂心是用悄悄
蹇拙况如吾眾所棄令子見知似緣同志豈以時豪
而有余庇明信為人方嚴在位孺人有子雅量若是固
宜友義報于孺人葬不及會弔不能親炙難良薄聊遣
是陳

成都守王稚和母祭文

稚和名廷梅黃崗人

吾聞宜人蓋緣令子自歲癸未十年于此頃復令子俱
為度支惟賢且達足我是師殘年領憲吾發自京有星
耀耀亦南在荆良二千石成都作守紫綬金章云歸見
母客有遠來詢吾親友似聞倚廬為日已久往者蒙被
咸以大夫驅馳自遠擬上鸞符煌煌國恩婉婉慈娛是
居幾何言笑已徂言念泣血旦夕嗚嗚條又改歲無乃
既虞方春生發咸茁已敷嗟獨棄背令子為孤令子友
義今人則無始余懼咎與世絕殊侃侃令子獨取憐吾

亦有同心二三子者晝日分曹夜多持竿豈無他人謂
我則雅令子余視等于弟昆不能宜人執紼在原廬山
北出江水東奔闕為登涉積思已繁雲杳杳以無際靈
忽忽而若存望黃崗其未遠致芳俎兮清尊

廣西參議王公弼母祭文

公弼名臣南昌人

宜人之生既蘊幽姿配于君子子復若斯有美令子昔
在釋褐我我勇冠忽已雋拔觀察東南宣威莫遏從此
蒙恩二親並達三載用成是又賜紫維南桂林將撫于

彼浩浩江流青山何卒伐鼓揚旌洪都是出眷言親閨
復茲永日綵服華筵金尊寶瑟一夕哭聲宜人曰卒宜
人有家用子既興藩參匪薄國恩載承宜盛以大後益
聲稱將母之德累世可徵某等癸未令子同舉拾年闕
別偶陪笑語每欽行役歸及親寧忍見骨立已毀其形
悠悠泣奠慘慘日星烏為徘徊行道為停悲歡何常弔
者在庭薄陳再拜并告玄冥

吉水毛都御史母祭文

某等蓋聞夫人之康且祉而為中丞則慰乎此也中丞
昨還獨甚自喜得奉慈閨莫吾足擬衆或聞言咸歎是
淑世人趨榮遂忘止足幾及親年躬茲水菽臺長歸寧
丹顏繡服雖輒攀號親嘗斂束中丞在南是稱洪族有
赫其聲時望且屬凡人于人苟所願慕必祝其身并其
長孺已則多履家用以興寰中日夜猶庶中丞復我功
德濟此隕崩雖遠在彼咸愛靡憎蓋斂人情以為母德
古有賢達虞子既逼咄此不祥將吾并賊無轂是丹無

珍是飾慘慘憂心寧爾且食中丞持法殆古遺直苟力
不能惟退為得矣用乘危母心用惻承召則行已辭再
返矯矯鴻飛濛濛豹遠中丞孝養蓋備匪聊有婉慈顏
既樂陶陶忽然鶴馭去何飄颻崇崇崗阜鬱鬱松楸倚
廬索寞中丞在憂某等忝司方土極欽令猷以有中丞
山甫之儔蔚為文宗浩乎邊籌特遣遠奠為邦是酬

祭劉夫人

嗚呼夫人而有斯疾遂斂光儀長夜是室懿茲洪族相

國以興太守嗣服茂實方騰飛步中臺馳聲南紀為龍
為光邈焉孰似亦惟夫人克脩嚴祀亦既有行佐于君
子伏惟夫人實秉幽姿自歸華屋往德是師無細不舉
靡動匪規仰若慈姑下及羣育不厭圖書豈忘旨蓄煜
煜鸞章雍雍象服併受國恩亦丹其轂貴不期驕由來
自昔女德尤難矧茲烜赫婉婉夫人秉心匪易既采蘋
繁亦麗締綌亦有娉姊矢死靡他卒成其志侔彼嵯峨
閭儀既飭家道斯和溫恭慈惠雖古奚多世之悠悠恒

多勿思過庭弗訓孰執其衰猗歟遐覽贊軌稱詩厥惟
有子聲華日施伯也立朝亦聽其馬仲方隱約雲門之
下擬陸機雲方蘇軾轍碩學宏辭深心峻節用是能宣
迺祖之烈孰謂母儀有茲明哲數之不齊恒多難伍豈
乏令儀或薄其祐何如夫人福德兼溥七十餘齡令終
宰府嗷嗷伯仲昊天罔極抑抑哲孫憂心孔棘海岱惟
青鉅昧之陽靈輒將駕七月幾望零露泥泥逝波湯湯
吁嗟莫贖亦孔之傷

愚谷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愚谷集卷十

明 李舜臣 撰

雜著

豐城王生沾宗化字說

豐城王生沾者而乃其鄉先生者為之字也曰宗化者於是王生質余何以字宗化乎余按說文沾即今人讀添字也借知廉切則生今名漬也化者變之成也易曰

乾道變化四時之序是已聖人治世能變人之不善而還之善變其習之不美而還之美於是不善之人變而莫不善不美之習變而莫不美者亦曰化也然自秦漢以來言治理者多沾化云上下同德則辟之水有鍾于地而旁無弗滋也有著于物而燥無弗濕也水則漬矣觀其寸而尺寡而多者豈不自有漸哉化之指莫備于書舜命變典樂教胄子曰剛而無虐簡而無教言人剛者美矣剛而虐又不美簡者美矣簡而教又不美銷其

羸悍之氣則剛無不可為釋其拂戾之心則簡無不可有故化之義二或始無焉而益之有則甚美者不可無也或始有焉而反之無則不美者不可有也夫宗之言尊也非誠有貴于化又無所取于化而得王生來太學居歷申酉戌三年矣太學諸生千人矣論能讀書勉行千人之中往往稱生姓名當進諸生考問所業見生于業時時有所長益生勗之哉是殆宗化也已

尚書師說

有序

吾師故濟南太守蕭先生也先生諱孟景字時泰順天
三河人也寓家于京而余以正德乙亥從先生于崇文
門外草場巷余讀尚書蒙于先生者矣憶為余稱書者
書曰宗彛藻火粉米黼黻先生曰蔡宗彛虎雉據疏虎
彛與雉彛爾若是為一章而二具二之則兼藻火粉米
黼黻為七夫宗彛者宗廟之常尊也至周而文何遂言
是虎耶雉耶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先生曰五千者五服
每面壹千二百二十五里矣故王制流沙至海衡至恒

皆三千里然而三千里者周尺小也厥貢瓊鐵銀鏤砮
磬厥貢惟瓊琳琅玕先生曰瓊琳西域產也雍鄰西域
梁介西南夷蓋雖先王不能不務其所不能不用不能
不令如漢以來互易外矣何也圭也璧也惟數學半先
生曰半者一生二也雖然有離而二有儀而二數學半
者儀而二也何也辟之錢璧于圓尺寸于十夫錢璧中
好而分則不成為錢璧尺寸中五而分則不成為尺寸
今欲人善而自不為善者不矣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

居我不知其彞倫攸敘先生曰王之問也謂王執以為不知彞倫問歟則謂王知彞倫已而止欲為之甲乙之歟乃王誠執以為不知彞倫而問若是敘訓次者次猶在也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先生曰所所君子也乃逸者其始欲為逸也

題三世循良卷後

吾友王誠甫既舉進士領大名令再調長垣皆舉其職有異政焉是時同年四百人而外補者殆三之二然以

循良最著稱者皆莫如誠甫竟以是陟選部主事未幾
人有欲得之者則調司封又為有力者所奪則調戶部
既調戶部若置之矣積又五年而遷雲南部郎中癸巳
之夏吾亦以調湖廣部得與誠甫日相從焉一日出其
在長垣時及迺祖郎中公謫和州時迺尊友山先生在
澤州時皆既去之後人思慕之不能忘也鄉之士大夫
為之紀實而勒之石者凡三刻臨邑李貢卿次而錄之
題其首曰三世循良吾得而讀之曰今乃知誠甫長垣

之政有由然矣聞見之習一也文學之資二也誠甫天資卓絕古人書無不讀者發而為文汪洋浩肆而不可測而世人未知之也世有顯秩以俟學古之人有華選以豫脩辭之士而誠甫不與也雖登顯秩列華選者不少矣然視誠甫未必如也或相去遠甚而顧誠甫獨不見知不見薦也在選部則奪在司封則奪在戶部則若置也吾見古今人惟文學者之難遇也常求其故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何也有是則勿爭能是則勿嫌也

能不爭能不嫌也而後能薦其次者雖能薦也未必能
知則詭遇之夫覲得真實之才或遺然在君子猶以雖
誣于此庶幾伸于彼也雖失于今庶幾得于後也其又
次者不必知也不必薦也而徒能有假之之術于是取
未嘗操管者假之以名曰文取其未嘗披簡者假之以
名曰學夫其于未嘗披簡與操管者豈不以能適己能
助己哉適己者讒佞者也助己者姦利者也讒佞姦利
之於敦諒而明俊者遠矣皆不得已強而名之曰文曰

學然在君子猶以不見錄也幸不見傷也無所榮也幸無所累也乃以其次者大不然矣不見知已矣不見薦已矣讒佞者姦利者報焉又忌之也必將去其所忌而後忻忻然快且康也不免誣人之行而罰其躬方是時稱文學者且及于難况能顯秩之登華選之列乎古今人所以多不遇也嗟乎此但可為誠甫道也

未村居士自述

余家鵲村周田平美莫為山谿南望臨淄裁半辰往可

履其域今泰山北樂土益都臨淄而鵲村田脈浸浸然
向臨淄或曰鵲村倍乘他村倍未必然如人伯仲謂村
他村伯者可也嘗投鵲村自南門出百步行已西南指
過安氏耿氏袁氏三村袁氏村先曾祖墓在焉復從先
墓西南指二三里外木蔚然合紫帶鵲村也西閭左內
余聚族在負陰面陽前臨大道還倚西南望城在城未
方余所以為未也未一借義無也詩不云乎未見君子
何以異于余萬卷藏書而未讀者余所以為未也又未

古味字也則木果成曲直酸者夏六月也在昔神農氏
嘗本草酸屬多寒亦窮其致木老于未歷申酉戌霜降
北風鳴木兼葉剝槁矣果實則存所謂性情者也余自
春田躬督課藝勤雨占風仰希升斗之益于蒼蒼上荷
卒入麥百斛粟二百斛問內晝三飯邪頓食咸足亦春
鑿井園蔬備具擇所食麥脫粟室依然無苦惡色余
所以為未也壬寅秋八月記

西橋先生壽光劉公事狀續遺

余讀章丘李公所為壽光劉公志銘曰昌邑翟公狀也
顧有少遺事在歲丁亥庚寅間是時翟公在外而李公
以己丑春舉進士未及聞乎事一闕余畧曰遂寧席公
之為大宗伯也永嘉張公安仁桂公為學士陳琬者得
因三公復以僉事補內左給事中憾于吏部論少宰弋
陽汪公去位南城夏于中歷城劉希尹毫薛君采吏部
郎也于中希尹補外君采罷歸當是時即墨藍玉甫為御
史獨憤然曰席尚書何得曲庇陳琬使禍正乎遂論席

公及陳琬事疏下刑部議陳琬事當按當是時壽光趙康敏公為大司寇一旦罷朝張公桂公向趙公曰陳事可勿按御史誣耳趙公曰論法琬事當按張公桂公語稍不巽趙公怒曰吾備位大臣豈為爾輩持耶竟按陳諸事罪裁免死張公得政為陳琬報欲奪趙公故官徵藍玉甫下錦衣獄當是時公典誥勅房位在內閣獨向張公解曰趙司寇藍御史何罪趙司寇之歸也蒙恩御製賜詩因西北面為張公莊誦御製賜司寇詩曰果若

是何以奉御製詩張公悟曰非君吾不知趙嘗蒙御製
詩公曰藍御史不過論陳玠顧玠何如人哉而公終為
之何今人莫不賢藍御史公何不為賢者而玠為何公
今即何如法藍御史公能使人不曰藍御史人賢者乎
張公止擬巡按御史提問藍玉甫為民而已歲己丑言
官論罷張公有及文選主事王子揚王子揚者張公之
姊子也當是時南海方公為太宰而余備員考功員外
郎榔鄧以正為郎中以正病目方公屬余為稿擬王主

事降外章未及上張公復位王以告張公張公一旦向
公姓名余曰是務禍王某公問其故公曰是奉明旨擬
奏者耳事賴而寢部擬若上當為言官張公無以應但
姓名余曰何當黨楊公蓋指鎮江楊少師公公曰不然
李與吾同郡人也吾嘗為楊公姓名其人而楊公曰未
見也李果未嘗造楊公門且李去歲冬如京今一歲間
且問一歲之間李曾幾造公之門乎張公曰未公曰若
是李且未嘗造楊公門余後乞疾張公欲援有疾例擬

余致仕公解之曰李知公之不與也今引疾求去人苟
自知肯解而去已矣驟擬致仕駭遠近聞李誠不敢以
其不可之身苟而爾公耳目且李少年假令後有人用
之者假令有人又謂用之者曰是其謂今擬致仕者何
公自武皇朝專典誥勅自張公始請移誥勅以命諸學
士朝廷後復以命公癸巳以來國多大慶推恩內外官
崇卑奚啻千而人父母內數千篇辭每公代草皆不過
三四月軸辦出謁拜公者公之堂坐嘗滿張公時張公

褊心而橫氣雄視而叱咤聲遇怒發赭面視罷人官置
人于法易耳閣中滿俊獨公正色其間嘗以纂修事與
張公辯墓志所謂抗辭正色不少隨巽此也公至有曰
今不過公所親為公客者才賢列位六七人耳自餘人
多怨公頗聞李文正公先達則心願公與公為友李公
相日公官裁尚寶丞忽乘戍夜叩李公門李公已就寢
起衣冠出命酒賦詩夜分罷去盛事哉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按吉凶禍福義不同訓禍福皆從示神所與者令富貴
壽康所弗與者令疾困摧敗富貴壽康福也而不可專
言吉疾困摧敗禍也而不可專言凶說文吉善也凶象
地穿交陷其中塹可陷人如人不孝之棄其親不忠亂
人國也傳曰兵凶器也今人殺人挺若刃皆稱凶器夫
凶惡一也行不義者言不可觀又謂之惡誠有不孝而
棄親不忠而亂國者豈有足觀聽哉故祭禮備儀以是
為吉喪務去飾以是為凶道有緣經哭者人必不忍視

矣夫影隨形者立則立坐則坐也響隨聲者高則高下則下也今但謂形隨影矣而不及形立坐乃人端笏與疾走者影可同乎響隨聲矣而不及聲高下乃人撞鐘與吹竹者響可同乎易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人得于理為善善即吉也不得于理為惡惡即凶也惠迪吉從逆凶所為若是則所成者若是而人所見我者與名我者必若是疑是為影響歟若謂吉即富貴壽康凶即疾困摧敗今善人何限而不必皆富貴壽康不善人何限

而不必皆疾困摧敗豈有若影隨形響隨聲哉詩書稱
吉人凶人多矣直如今善惡人云要之為善有不富貴
壽康稱善人矣或吉人矣為惡有不疾困摧敗稱惡人
矣或凶人矣而不有名福人禍人本人不可必致者也
吉凶所應可如影響知即善惡之義明矣乃若易貞凶
者恒初六註所謂有害于正者哉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集註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釋

此極明而人偶未察也至離動靜之心平如寒暑
晝夜遠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人
心輒感而罕寂云若可平如寒暑晝夜今人孰無
此心言當何時感通何時寂哉

此言君子能不離道于須臾也人以目睹以耳聽聞至
其所以能睹能聽聞者心也是故意念方萌目有所睹
耳亦有聞志慮方寂目無所睹耳亦無聞子思若曰人
心亦有不睹不聞之時法家之言曰計日者以百刻言

刻已微須臾在刻豈不僅若絲毫等兩重哉子思若曰雖有不睹不聞之時直須臾耳感而遂通已睹已聞夫當睹而戒慎聞而恐懼孰非天理心哉乃雖不睹不聞而其戒慎恐懼不可歇也子思若曰能不須臾而忘戒慎恐懼然後可毋須臾離道其言戒慎恐懼皆人已發之心發而後有戒慎恐懼未發則何戒慎恐懼之有

謝賜御著大狩龍飛錄奏

南京尚寶司卿臣李舜臣謹奏謝頌著御著大狩龍飛

錄者伏以輝光奪目若當雲漢為章精義入神始擬河
圖再出敢希臣幸以此多恭惟皇上聰明配天中正
御極五載巡狩在虞舜已然一代典章賴吾君有作况
顯陵之一別方聖母之遐升吉協于天地鬼神而詢同
于臣工内外方春布詔與時偕行因萬國之咸心營二
聖之嚴寢皇情深至道路而不廢思御蹕遙稱山河而
頓生色蓋始告廟以至回鑿宜多睿篇而有成帙聲皆
為律德本重華藹若春溫則遣諸王就國寬其歲入何

幸一路編民加往哲而見褻信容光之必照豈徒媿古
良未如今大孝寧親至文在物者也臣官叨朝列職守
南司懼莫補于秋毫賴有諄乎天語不食不寢願終日
夜以思乃聖乃神詎測淵源所自臣無任感激之至

與崔后渠書

舜臣啓爾雅當為釋經而作竊意爾雅滯于章句說文
滯于邊旁有所長者有所短與漢儒務存爾雅又于爾
雅有滯者焉宋仍漢訓有不必仍又薄爾雅說文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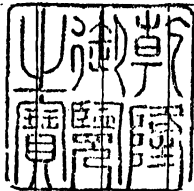
而信近傳廣韻增韻第三第四義馬字學不明於義安
取大篆已降况秦隸乎今用秦隸訓古聖人文豈不遠
哉且孰非說經而漢儒執禮過嚴于義反陋宋儒說理
過詳于言反淺尊裁幸甚

西平稼餘自述

余村直廬歷阪而西地高平者殆三十畝于是築園其
上惟余頗讀易詩書春秋以去歲甲辰春余生四十有
六以來庶又十有二年而為余年五十有七若是易詩

書春秋益三稿畢而始及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然大
學中庸論語孟子本自兒時所讀意輒有會坐之中也
馬之上也飯之既也覺之餘也然余感于韓文公云聰
明不及于前時者嗟乎余不如往有情多矣雖得遲以
十有一年而為余年五十有七必當是時且今如乎若
并故與今所得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貯余內者忽然
復失豈不惜哉余多城居易詩書春秋三禮隨余留城
舍而閣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于村所謂西平園者

以課稼之間即而讀之存其所得蓋余非讀書何為



愚谷集卷十